

# 永安调

YONGAN  
DIAO

永安调

墨宝非宝首部古言长篇

我本愿以一己薄力，保你一生平顺，  
却难料，逼你放手天下，虚度此生。  
不怕念起，唯恐觉迟，  
既已执手，此生不负。

墨宝非宝

作品



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不怕念起，  
唯恐觉迟，  
既已执手，  
此生不负。

# 永安调

墨宝  
非宝 〇 著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 
花山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永安调 / 墨宝非宝著. --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5511-2299-3

I. 永… II. 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85895号

书 名: 永安调  
著 者: 墨宝非宝

---

责任编辑: 李 爽 梁 瑛

责任校对: 杨丽英

装帧设计: 王 雪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80×990 1/16

印 张: 23.75

字 数: 400千字

版 次: 2015年6月第1版

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299-3

定 价: 36.00元

---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5866447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# 目 录

楔 子 / 001

### 第一卷 那一夜，命犯桃花

- 第一章 废太子 / 005
- 第二章 李氏武氏 / 020
- 第三章 祸兮福兮 / 034
- 第四章 玉搔头 / 044
- 第五章 太初宫雪 / 058
- 第六章 如意年 / 066
- 第七章 初生劫 / 079
- 第八章 再生难 / 092

### 第二卷 那一旨，终是错嫁

- 第九章 明堂变 / 111
- 第十章 曲江宴 / 123
- 第十一章 北魏元氏 / 132
- 第十二章 完婚 / 145
- 第十三章 围猎 / 153
- 第十四章 四品媵妾 / 166
- 第十五章 新怨 / 174
- 第十六章 让位 / 183
- 第十七章 美人名剑 / 191
- 第十八章 心不系身 / 200

### **第三卷 那一年，眉目依旧**

- 第十九章 暗潮 / 213
- 第二十章 暗斗 / 226
- 第二十一章 深情 / 234
- 第二十二章 终是缘浅 / 248
- 第二十三章 此生不负 / 261
- 第二十四章 蜚短流长 / 269
- 第二十五章 岁月无声 / 279
- 第二十六章 眉目依旧 / 292

### **第四卷 那一生，比肩而立**

- 第二十七章 新生 / 303
- 第二十八章 同根相煎 / 315
- 第二十九章 宫变 / 328
- 第三十章 一晌贪欢 / 341
- 第三十一章 偷天夺日 / 350
- 终 章 / 363

### **番外**

- 宫中喋血千秋恨，何如人间作让皇 / 367

## 楔子

虽近立秋，蝉声却依旧聒噪，宫里暑气仍旺。

我左右睡不踏实，悄然出了宫，沿太液池回廊一路吹风，不知不觉已走到了韶华阁。说起这大明宫内的亭台楼阁名字均是起得酸，想来是李姓皇族多风流……太液池这几日是雨雾缭绕，为这本就幽远的太液池添了不少颜色。

因晚露浓重，又是一路踏草而行，不觉鞋已有些湿气。我见韶华阁中掌着灯，便起了一探究竟的心思，刚走上前两步就一股浓郁的香气入鼻。

“皇上……”

我心猛地一抽，惊得退了一步，这大半夜的，莫非皇上还在此消遣？听婉儿说皇上这几日醉心政务，莫非是嫌蓬莱殿待得久了些，将公文都搬来太液池边了？

心头好奇涌动，我索性凑在窗边看了一眼。


昏黄的宫灯下，层层慢慢的帘幕半遮掩着内室。卧榻上的皇上眉目微合，露肌的绮罗轻纱微凌乱，虽是半老徐娘，却仍面带桃色，眼眸中尽是暗潮汹涌。坐在她身侧青色锦衣的男人已将手伸到了裙下，唇抵在她耳边像是低声呢喃着什么……随着烛火的摇曳，带出阵阵的流欲春波。

耳边尽是扑通扑通的心跳声，我攥紧手，已微微冒了些冷汗。

此地不宜久留……

眼见着二人已双褪罗衫时，我倒抽气，下意识退后却不想一脚踏空，顿时一股子钻心疼袭上心头。还未等反应就“啊”一声脱了口，猛然撞进了一个怀抱，被人捂住了嘴。





第一卷

那一夜，命犯桃花





## 第一章 废太子

入宫两年，今日还是托了狄仁杰拜相的福气，头次出来。

接过婢女宜平递来的精巧果子，我将马车帘子掀开一角。行人如过江之鲫，自有车马如梭，马车行进得并不快，却连相隔甚远之人都躲了开，不禁又叹了口气。

因为这一声不大不小的叹气，车内议事的二人之一大笑起来：“我说恒安王，你家这大丫头还当真是人小心性大，怎么这么个小姑娘叹口气，让我听着都会心里酸酸的呢？”

“陛下也说，这十一岁的小姑娘，为何终日不是叹就是叹，”武攸止和善地瞧了我一眼，“说小也不小了，虽是自小送入宫中养着，算算没几年也要出阁了。”

“陛下恩宠，嫁得自然好。”武三思挑眉看我，若有所思。

我佯装未见，只将手中的点心掰下一半，悠闲地塞到口中，自顾自地弯了嘴角。在那个看似太平盛世，却暗潮汹涌的大明宫里，哪个不会长大呢？

此时正是武皇登基次年，武家天下。

而我因母亲早逝，早年被养在姨娘家，两年前才被接入宫中常伴武皇身侧。整日除了读书便是读书，一无所长。史书读了不少，却远不及婉儿的博学。

略定了心神，我抬眼看向但笑不语的父王。

他是个无甚政绩亦无甚争权夺势心的人，倒比武三思之流显得眉目和善得多。不过，虽自幼只有几面之缘，也晓得父王绝不是平庸之辈。而这乱世之中，又有几个平庸之辈能存活至今呢？

比如，他面前的这个人——翻云覆雨的武三思。

侍女在我身侧，不时地拿着粉色的帕子擦着我落到身上的渣滓。而我则想着自己的心事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咬着甜酸的点心，竟是觉得困意上涌。

昨几个看着一场活春宫，还是和人一起，搞得一夜未眠。

“恒安王为何如此小心谨慎，枉你我还是同姓兄弟，”武三思眼带笑意，道，“皇上登基已有两年，虽暂将李旦册封太子，私下里却仍是犹豫不决。我武家再不拧成一线，怕是陛下百年后便性命堪忧了。”

女皇登基不过两年而已，此时言论皇位传承还为时尚早，但这亦是每个人都急于探究的事实。这一句话让我不由停了咀嚼，含着半口点心扫了他一眼。亦是一道幽深的目光，他竟然注意到了我的反应，却只放了茶杯，继续盯着我父王。

这人……当真不避讳我？

“皇上自是千古难出，其圣意怎是寻常人能猜到的，”父王笑笑，道，“今日狄仁杰拜相宴客，皇子皇孙皆会赴宴，你我还是收敛些好，毕竟那些才是陛下的血脉。”

武三思挑眉不语，清隽的脸上袭上一抹难测的笑意。

狄仁杰拜相本不欲大肆庆祝，无奈正是皇上心头宠臣，一切按宫宴格致在皇家园林设宴。狄仁杰再三推拒，终是设在了自家的园子里。虽是臣宴，却有官宴的班子亲来筹备，这个宰相当真是红得不能再红了。

我随父王下了马车，园门处张灯结彩，一派喜气。门口辇轿、马车络绎不绝，绵延不断的贺声入耳，道不尽主人的富贵吉祥。

迎客的本有三四个，见了我们立时都涌了上来，倒不是因为父王，而是因为那个正是武皇心尖儿人的梁王武三思。

“梁王，恒安王，”其中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躬身一礼，道，“这园子今日方开，贵客便是一拨接着一拨，如今有梁王来，更是借了祥瑞气了。”他边说边侧了身子，腰依旧弯着，似乎就直不起来了。

武三思笑着颌首，道：“既是狄相设宴，怎不见亲迎宾客？”他示意侍从将礼单奉上，自己则有意左右探看了一下，道，“莫非有贵客来，倒忘了我们这些人了？”

好大的口气，我偷瞥了他一眼。狄仁杰身为丞相，迎你是礼数，不迎也是

应该，如此质问……当真是比皇子还要皇子了。

那男人笑意微僵，迟疑片刻才道：“太子方才到，相爷正在相陪。”

“李旦？”武三思对父王和我发问，却似乎不需我们回答，“瞧我这记性，陛下赐姓李旦都两年了，我竟还没习惯，如今已没有李旦了，”他哈哈一笑，抬步向内而行，“既是太子殿下在，相爷自当相陪，无妨无妨。”

他这几句讽刺，父王面色如常，那几个下人却有些挨不住，只尴尬赔笑将我几人让了过去。

李旦，终是在两年前退位，成全了自己的母亲。一朝天子登基为帝不过数载便被迫又做回了太子。可以说，如今武三思的嘲讽都是皇上一手带来的羞辱。得母如此，实在可叹。

此处虽比不得麟德殿，倒也显得脱俗。

一路而行挑灯枝头，无数下人躬身退后，双手托着大小各色的盘子。待到了一个园子近前，那引路的人才抬袖道：“两位王爷和郡主请吧，宴席怕是要开了。”

武三思挑了挑眉，先一步跨进了园子。

此时狄仁杰正被众人围住，见我三人入内，立时大步而来，笑道：“二位王爷可是姗姗来迟啊——”他边说，边伸手握住武三思的手，道，“梁王与恒安王可是路途上相遇？”

武三思摇头，道：“狄相错了，我二人并非偶遇，而是方才自宫中来。皇上身子略有不适，让我代她敬狄相三杯酒……”他尾音略拖长了些，场中愈发安静。

狄仁杰笑着看他，不理睬他的招摇，只遥对大明宫方向拱手，道：“皇上美意，臣今夜无醉无归，”言罢，神色略缓，看我道，“小郡主伴着皇上两年，算起来，自从入宫后倒是头次出来吧？”

“说起来还真是承了相爷的福气，”我极尽礼数，俯身一拜，笑道，“皇上说了，永安这丫头平日不学无数，偏就喜好射覆行酒令的把戏，恰能为相爷的宴席助兴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，永安祝王爷仕途坦荡，为武皇的‘杜康解忧人’，为武皇创下大周盛世！”

这行酒令的玩意儿，我当真是不善，只是略有私心，看不过堂堂狄仁杰被武三思这等小白脸欺负，总要缓一缓场子才是。

四下里因这句话，倒也都随着笑起来，恰将武三思的话淡去了三分。

武三思亦是赔笑，眼睛却是看我。

狄仁杰又一遥拱手，笑道：“那本相要多谢皇上的赏赐了。”他目光转暖，转言道，“素闻小郡主尤喜古句汉乐，方才那《短歌行》尚有千古绝句取自《诗经》，小郡主可晓得是什么？”他说完并不着急，只打趣地看我。

我寻思了下，道：“可是‘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’？”

这等名句，又有哪个不知？却是偏情爱缠绵，与今日不应景，却不晓得他是何用意。

就在我踌躇时，狄仁杰忽而大笑，道：“小郡主果真聪慧，”他看我父王，“依本相猜测，皇上此番既是为本相助兴，亦是有意让小郡主看看各方风流少年，为恒安王择一乘龙快婿。”

父王亦是玩笑道：“知皇上者，狄相也。本王就借狄相吉言了。”

我苦闷地看了看狄仁杰，怎么就扯到我身上了？我可还不想大好青春年华，都为人抱孩子与妾室争风吃醋。

我看他们笑得欢实，忙道：“相爷说笑了。皇上是让我多与相爷学学肚里撑船的功夫。我不过前几日在皇上面前说宫里的玉露团变了味道，皇上便记下了，今日出宫时特嘱咐我多学学相爷为人处世之道，切不可骄纵，不可斤斤计较，唉……”我眨眼，道，“我不过是随口抱怨，皇上倒用相爷来说教了，骄纵这名头扣在身上哪里还有人敢要……”

狄仁杰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厉害的嘴，方才说起婚嫁大事，便又将本相捧了一捧。定是在宫里和你婉儿姐姐学坏了。”

我忙道不敢，父王只拍了拍我的额头，便随武三思入了席。待落座时，我有意无意地扫了一眼上手的几桌，太子李旦正在细细品茶，而他身侧坐着的几个该是皇孙了。

与太子低头说话的少年，此时恰也转了头。

恍惚间，那清润的眸子穿过纷纷扰扰的宾客，定定地看着我。竟然……是昨夜捂住我口的少年。

原来，他是嫡皇孙。

这一念间，方才的喧闹恭贺都淡了下去，静得我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呼吸。若非他，昨夜恐是凶险难测。而他……

正出神，袖子被人轻扯了几下，侍女宜平为我添了一杯茶，指了指园外，示意她要告退了。我忙收整了神色，笑着点头，低声道：“别怕，该吃就多吃些。”她自幼入宫，此番当真是初次出宫，性子又软，怕是会被那些伶牙俐齿的下人给吓到。

宜平温柔一笑，悄声离去。

待狄相祝酒后，宴席大开，酒过三巡已是热闹非常。大唐国风开放，文人墨客又多，此番狄仁杰相请的不仅是皇孙贵胄，达官显贵，也有些大文豪。

我吃下一口水晶龙凤糕，忽见那少年起身向席外而去，心中不由一动，便放了筷和父王说自己有些气闷，出去走走。父王点头，只嘱咐了几句便放我走了。

方才穿过迎翠门，就见他在回廊处长身而立。

那回廊恰临着假山巨石，景致极佳，而面前的少年青衫玉带，狭长的眸子中夹带着清冷的月色，虽面色平和却独有一股别样风流，倒不愧是皇嫡孙。

我略顿了顿脚步，见他看向我，不觉有些紧张。

不过本就是为道谢前来，也没有什么私心。

我快步走过去，俯身一拜，道：“永平郡王。”虽是猜测，但照方才座次，他紧邻着自己父王，十有九成是李旦的大儿子，已被废的太子殿下李成器，单字宪。

他泛起一抹薄笑，颌首道：“郡主无须多礼，你我论辈分论封号都可平坐。”

我起身，道：“这一拜是为了昨夜王爷相救之恩。”

昨夜虽被掩口，却终究已惊了屋内二人，皇上立刻起身怒喝质问是谁。当时，我被他紧搂在怀里，本想着此番必死，却不想下一刻宫女宜都猛然推门入内跪倒，说是不见皇上，四处找寻才惊了圣驾。

待宜都退出，我才惊觉背脊尽湿，手脚依旧发软。

宜都是皇上的宠婢，这些风流韵事也历来不瞒她，所以皇上训斥了两声便作罢了。面首在宫内是众所周知的事，但皇上毕竟才登基两年，还有所避讳。

倘若发现是我，委实不知道会如何处置才肯作罢。

自太液池回到宫中后，我整夜在床榻上辗转反侧，睡不踏实。

宜都的出现绝非巧合，必是这少年安排在宫中的眼线，可究竟是什么身份能在皇上身边插下内线，还能一路受宠至此呢？这个疑念到现在总算是解开了，依永平郡王前太子的身份，做下这种事也不算太难。

李成器笑意渐深：“我没有救你，我救的是自己，郡主无须如此挂怀。”

只这一句，就将我满腹的话尽数打散了。

我再无话说，便回了一笑，道：“不管郡王如何说，我终也是受惠之人，他日必会还上这个顺水人情。”言罢，依皇室礼节拜了一拜，正要转身却听他又开了口。

“方才郡主宴席上那句诗，本王倒也读过，”他顿了一顿，方才柔声道，“青青子佩，悠悠我思。纵我不往，子宁不来？挑兮达兮，在城阙兮。一日不见，如三月兮。”

月色下，他眸色清澈如水，看得我一惊，不敢去猜他话中深意，只含糊道：“《诗经》可说是一字千金之作，永安曾听闻郡王才气过人，怕是自幼便已烂熟于心了，永安方才不过是借机卖弄，断不敢与郡王谈诗论词。”

李成器笑看我，半晌才道：“对于本王，郡主还听闻过什么？”

自然听过很多。入宫前，曾听闻太子殿下支玉笛风流无尽，便早已在心中勾勒过这个自幼才气过人，精通音律的人。

只可惜我入宫常伴武皇时，也是他被废迁出大明宫时。他父皇为了避嫌，特将子嗣都迁出大明宫居住。离开皇位中心，何尝不是避祸的良方？

我轻摇头，正要说什么就见远处来了人，似是见了我却踌躇不前了。

我自然晓得这利害关系，忙道：“大明宫中自有规矩，永安不敢随意打探皇嗣皇孙的事，告退了。”言罢转身，听得身后人上前，便又快走几步回了宴席。

长安有坊市制度，每日衙门漏刻“昼刻”尽，须播六百声闭门鼓，开始宵禁。除上元灯节三日外，无一日例外。此次，虽是狄仁杰的宴席，无人敢真去约束，但依狄相的性子，是绝不会为此开了先例，所以未到时辰，宴席便早早散了。

恰在马车入宫门时，遥遥传来了宵禁的擂鼓声。掀帘看无人的街道和前方灯火通明的大明宫，头次觉得宫里也有妙处，永远笙歌曼舞，永夜不尽的趣闻情话。

大明宫有多好？至少宫中女子不必为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男人斗。

狄仁杰拜相后，婉儿显是忙了不少，皇上自然更忙。

如今夏日将尽，御花园中秋菊正盛，沉香亭中没了皇上驻足，我这等人倒也乐得占用。

这一日晨起，随手从书架上翻找婉儿给的手抄卷，却左右翻不到骆宾王的册子。莫非……只这一念间，身上就已蒙了一层冷汗。

骆宾王早已是大明宫中禁谈的名讳，若非婉儿偷偷塞给我，我也不敢去拿这禁书。李唐王朝早已远去，骆宾王那首讨伐武姓的檄文却还在耳边。若是被宫内人发现，婉儿绝不会承认，那我只有以死谢罪的下场了。

我找累了，心中惴惴地坐下细想，猛然想起那日宜平曾收整过柜子。她这几日发寒热正养着，看来要想问清楚只能去一趟掖庭。

屏退了当值宫婢，我独自到掖庭时，才发现宜平并不在。

床铺还是散开的，桌上的药汤也还热着，只不知道她去了哪处。只是不弄清骆宾王那手抄卷的去处，我今日也踏实不下来，索性就在宫中四处转着找她。一路上碰了几人，都说不知去处，忽然想起宜都和她素来交好，便问了个人，寻着宜都的住处去了。

到了宜都房门外，听见里边有说话声，忙要伸手叩门，却发现是个男人的声音。

这宫里的隐情，难道都让我撞到了？

我正犹豫着，却见门打了开，宜都神情并不意外，只俯身行礼，说：“永安郡主找奴婢？”

我尴尬一笑，说：“我是要找宜平，却发现她房中药汤还热着，人却不见了。想着你和她素来要好，就来问问她这几日都在做什么，好好的药不吃到处乱跑。”

“奴婢也不知道宜平去了哪儿，”宜都抿嘴一笑，说，“宫内都说，跟着永安郡主的，都是好命人，今日奴婢才真觉得此话是对的。”



她是皇上身边得宠的，说话自然比寻常宫婢随便些，我只笑笑。既然宜平不在此处，我倒也没什么可留的了。我正要转身走，却又被她轻声叫住。

宜都让开门，说：“宜平虽不在，但屋内倒有人想见郡主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也不好当面拒绝，只能硬着头皮进了屋。

那人身着一袭月白衫子，临窗而立，翻着一册书卷。日光透过窗子照进来，笼住那浅淡的身影，脸上似是有笑，又似乎没有，辨不大分明。

纵是年少风流可入画，却也自成风骨难笔拓。

我正是心惊，他已微侧头，笑了笑，直笑得我心底一阵发虚。

我忙躬身行礼：“永平郡王。”

李成器颌首说：“没想到本王和郡主如此有缘，刚才在窗口正看见郡主，才贸然请入屋内，还请郡主不要嫌本王太过唐突。”

宜都小心将门关上，走到桌边倒了杯热茶，退后两步立在一侧。

我起身，笑说：“没想到郡王在此处，是永安惊扰了。”方才宜都说此话的时候，心中就有这念头，却觉荒唐，岂料真是他。

李成器走到桌边坐下，静看着我，我也只能随着坐下。虽不知他为何要我入内，但起码他与宜都的主仆关系，无须再对我有所隐瞒。

“自狄仁杰拜相后，我与郡主也有一月未见了，”李成器将茶杯轻推到我手侧，温和一笑，“看你穿得单薄，秋日晨露还是很浓的，先喝口热茶吧。”

他这么说着，我才猛然记起自己竟只套了件薄裙出来，手已冻得冰凉。

我拿起杯子在手中握着，却摸不准他的心思，只能赔笑说：“听婉儿姐姐说，皇上已授意让诸位皇嗣皇孙搬回昭庆宫，常伴身侧共享天伦，永安恭喜王爷了。”

李成器淡淡嗯了一声：“所有未婚配的皇室子嗣都会搬回昭庆宫，宫内也会热闹不少。”

我见他神色淡然，才猛地记起他毕竟是前太子，如今这话确有些尴尬。

这一尴尬后，他也没再寻话说，我也只能陪着干坐。我心里正琢磨怎么找个借口离开时，就听见笃笃的叩门声，不禁手一颤，抖了些热茶在腿上，烫得皱起脸。

他仍不动声色地喝了口茶，似乎并不大在意。门外人等了一会儿，又轻叩